

山野閒無志 · 煙雲隨筆遊 論林煒翔風景作品



林煒翔 | 行旅的雲 | 油彩、畫布 100x100cm 2008



林煒翔 | 晨光 | 油彩、畫布 140x140cm 2007

以藝術家養成的歷程來看，從小學到高中都念美術班、新竹教大美術系學士和碩士學位的林煒翔，可說是「出身正統」。這樣的養成途徑能訓練出穩健的描寫技法和表達能力，林煒翔豐富的作品數量和得獎紀錄也做出了證明。深具戶外寫實風景實力的林煒翔非常早熟，有著出色的構圖能力，在進入美術系之前就很有成熟藝術家的架式。正是這樣的早熟，讓藝術家在進入美術系後，面臨缺乏挑戰的無聊和突破的壓力。這段時期是林煒翔的內心探索期，出現了類似立體派、超現實和表現主義等風格的作品，但這種掙扎和嘗試，卻讓這位早慧的藝術家和一般大專美術系學生看起來並無差異，也不突出。

山水中的心靈風景

經過了一段縛繭期，林煒翔決定回到風景畫，

但卻不再是寫實和自然主義的風景作品。以本來就駕輕就熟的景物配置和場面描寫的技巧，在林煒翔現在的創作中，構思的比寫生的多，冥想的比動筆的多，內在的比外顯的多。要啟發這樣的創作模式，藝術家需要內在的空來應對外在的感，因此林煒翔除了廣泛閱讀藝術類書籍外，也研讀佛經、靜坐冥想，這也許是讓他的油畫作品顯現出文人山水氣質的原因。在「遊蹤」和「晃遊」系列之前，林煒翔的風景作品就有非常寬廣的構圖視野，雖是油畫媒材卻有些許東方山水的氣魄；這種氣魄和構圖能力，成為藝術家新創作的養分。「遊蹤」和「晃遊」系列雖然是虛構山水，卻鋪陳密實、肌理有緻、調息沉穩，這套作品被國泰世華藝術中心的策展人林文珊適切地形容為「心靈風景」。

藝術家自己曾提到學習的對象中有德國藝術家李希特 (Gerhard Richter)，也就是他彷彿失焦卻因而詩意的攝影繪畫 (photo painting) 作品。「遊蹤」和「晃遊」系列的確讓人很快聯想到李希特的「瞬間永恆」，林煒翔裁減了從前複雜緊湊的風格，模糊了的輪廓、隱微細緻的筆觸和彷彿將融溶退淡的顏色，讓山林似遠猶近，煙雲浮相掠影。

孤遠的心志意向

林煒翔的作品寫意更勝於寫生，畫中的山水木石似乎比自然更恆久，花樹林草也似乎成為符號，這種「構成風景」可以表相、可以達意、可以述志，也可以抒情，因而又有了一些超現實的意味。正飄進觀眾眼前，也將會飄逝的雲，讓人聯想到馬格利特 (René Magritte) 似是而非的超現實意境。《夢的紀念碑》

(2005)、《郊外》(2007)、《綠野》(2007)、《幻》(2007)、《詩意的存在》(2008)、《浮華》(2008)等命名，既是作品的附註，也和馬格利特類似，有如機智問答的提示，在文字與圖像、圖像與現實、現實與畫境、畫境與詩情、詩情與夢囈……之間的遊思。但一樣是天空綴雲，馬格利特的趣味在於視覺與真實的辯證，而林煒翔的雲則是他飛翔的慾望、一種對觀眾的誘惑、一起驅向忘我境界的邀請。

而以自然載喻心性，或將意志承托於風景，讓「遊蹤」和「晃遊」這兩個系列和19世紀的浪漫派風景繪畫有些類似之處。唯浪漫派常常是人為地在畫面安排廢墟、城堡、教堂、斷崖或巨浪等景物，而林煒翔的浪漫派則是將風景畫裡的自然生相和人工作為單純化。從這兩個系列的命名，更能看出林煒翔脫離了寫生紀實的創作階段，進入天地萬相想像化、草木意象符號化的手法，而一切都相由心生。藝術家少年老成的孤狂憂鬱，有如歌德 (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) 筆下少年維特 (Die Leiden des jungen Werther) 的獨白：「我喜歡凝視著天空的雲，看著它不斷變化的形態肌理，它們有時像毛絮，有時像沙塵，有時讓

我想起色彩或樂章。」或是「噢，那片樹林，你似乎可以將你自己的身影沒入其中，那座山峰，你似乎可以從那眺望遠處！」；「噢，我在此山林樹影中渾然忘我！」維特此番讚揚自然的心意，其實是對身體心靈受限的感嘆、想和自然化一的渴求，也是一種遺世獨立的慾望。一樣的，「遊蹤」和「晃遊」是藝術家的自述，他潛遊翱翔的境界、他的心之所向。儘管作品是柔淡的表面和遣懷的題材，但一朵雲、一叢樹或一座山峰的構成，透露出藝術家孤遠的心志意向。

不以言說的禪味

「遊蹤」和「晃遊」系列帶著些許的超現實意味，也同時散放出東方山水繪畫的氣質。不但作品，作品標題如《隱》(2005)、《蘊》(2006)、《索居》(2006)、《伴雲居》(2007)、《寄靜草堂》(2007)、《繞青山》(2007)等，也都充滿了文人畫題詩賦句的風雅意境。藝術家布局出他所嚮往的桃花源境，同時藉由那片雲影，牽引出一條自由想像，且不拘於山石土崖的遊蹤路徑，雖是油畫，卻兼具水墨式的情懷；雖是風景，卻隱含了符號式的詩語幽情。林煒

翔簡約化了風景構成，同時抽離了人跡和事工，顯現了超越景觀鋪陳的自然風景繪畫——一種無始無終的自然，因而讓這種「主觀風景」具有一種不以言說的禪味。

林煒翔除了是技法訓練嚴謹的藝術家，也有早熟內省的創作生涯和高廣的心志視野。這些條件特質讓他能走出學院的傳統教養，並篩除過度訓練的痕跡，同時讓他依著本身的心性氣質走出自己的創作蹊徑。林煒翔的藝術孤獨高遠卻不荒涼，畫面細密纖纏卻意境恬淡，咫尺風景卻引來無垠想像，遊走不定卻能隨意暫留，生滅無常卻不增不減。能架構出寬大景觀和精緻豐富的山水，能創作極具寫實風味的寫生作品，也能自由地構成各式的想像風景；但林煒翔約制地使用他訓練有素的學院技巧，轉而涵養文質兼融的創作心境。調息養晦、自律清靜的歷練和去蕪存菁、內斂穩健的作品，使林煒翔在同輩藝術家家中特顯突出，也讓期待繪畫新秀的藝術界屏息以待。



林煒翔 | 遊蹤 (一) | 油彩、畫布 100x180cm 2008



林煒翔 | 伴雲居 | 油彩、畫布 130x130cm 2007